

開南隨筆



余閱歷數十年，行踪幾半天下，所見所聞，地之險惡，俗之刁獍，未有若景東者。公餘之暇，偶隨筆記之，語之工拙，均所不計，紀實也。

四圍山逼窄，反弓水一泓，頽垣數十仞，便稱是郡城。

景城在萬山之中，城外平行之地，寬僅數里，長倍之，一水直出，術家所謂反弓水也。是以

民皆貧若鮮般實者。

入城即廳署，署在半山間，四顧無居民，只有倉與監。

建廳署時，週圍築牆數十丈，以衛監倉，便呼之為城，其實並無居民。

署後盡叢莽，下多長蛇窟，水從山徑來，時時防其毒。

署後連接大山，下皆叢莽，蛇蟲出沒，不可數計。一水從山澗來，流入街市，官民皆飲此水。

出城即是街，街長不及里，家家閉戶坐，何處覓人語。

城外即街，街長不足一里，居民終日閉戶，無買賣，亦鮮往來行走者。

三日逢街期，街市只鹽米，無論漢與夷，買賣多婦女。

景俗空，二日趕街，街分大小，相間而趕。每街期，鄉民聚積，所賣鹽米居多，亦有賣花布各物者，多係婦女交易，男子反少。

食館天下有，開南異他鄉，歷遍城與市，婦女賣茶湯。

城市多茶酒館，兼各食物，率皆婦女當爐，男子聽驅使，奔走而已。

地名多蠻猛，村寨別者圈，漸被數百載，夷俗尚依然。

景地如蠻罵，蠻窩，猛裸，猛片者，子者牙，其大者則統之曰圈，如圈快圈，圈弄圈之數，不可勝紀，大約皆沿夷人之舊，至今風俗亦多夷。

習不能盡改

上古飲血風僅得之傳聞景民多生食人也而獸行

景民多以生肉齧切拌以鹽醬不加烹飪食之自謂香美

持竿打毒草問爾低頭否採歸食良人此俗今尚有

景東有毒草一種午日夷婦持竿擊之問爾低頭否次日視之其杪垂則採而藏之和藥

以食男子則惟婦所為矣民間不才之婦有向買取者此俗今尚不少云

猛統實互鄉梗化亦已久欲加刑戮威大權不在手

猛統里巡檢分治自伯制軍改猛統汎民間糾衆折汎房毀令箭不究反移汎避之刁風遂起日甚一日幾於不可制矣

南界裸黑地夷性頗猖狂雖然暫安靜刻刻慎隄防

猛獾圈景屬一大村落也距牛肩山獾黑地方只三十餘里獾黑時出肆虐盜牛劫財圈民病之余為設練總集民練禦之獾黑斂跡圈民稍安

既責嚴整飭又要辦理善一朝出事端有口不能辦

男冠而女髻聖人有定制婦女盡草冠自謂標新異

景東婦女無老少俱戴細草冠綢裡紅綬幾

於男女莫辨

亦皆束綢巾長綬垂過膝擺搖赴街市惟恐人不識

婦女盡以洋縐長巾束腰而垂其綬以為美觀

大禮重婚姻通好須媒妁胡為景地民大半肆拐奪

景東婚姻往往女家不允即糾人搶奪民間控告搶親之案不一而足拐佔之案尤多

力役古人制，亦有暫用時，工肆皆昂價，差徭總不知。

官署動用匠役，工價反重於民間，買用磚瓦竹木，亦較民加貴，並無差徭。

有山不分疆，有土不分界，一朝起雀角，彼此恃胡賴。

民間置業，多無印契，控爭則各執白契以辨，四至混淆，無從分斷。

欲佔他人地，虛杳恐無馮^虎偷瘞一木主，自謂是

先靈

景俗佔人坟地，往往於人不及覺時，偷埋木主，上置亂石數塊，控爭則曰：此我幾世祖所葬金靈也。反以人為盜葬，人心險惡，莫此為甚。

瘴起如長虹，一日或數次，圈里皆瘴鄉，斯民將焉避。

景瘴有螃蟹、蝦蟆、豆狗、螞蝗，各種起時如長虹直上，彩色亦備，圈里皆有，中者多死。

寺廟供佛地今為避灾場污穢任積聚神佛亦
遭殃

灾民多於寺廟躲避廊房佛殿雜處殆徧污
穢堆積不可置足

傷哉景地民時時防灾疾終朝鎖愁眉那有安
居日

一聞灾疾至舉室盡遠逃挈女並携兒終日哭
號啕

景民避灾不必有灾也一聞人言某家有死

鼠即盡室以逃悲慘之狀目不忍見

或棲山寺間一室數家住只求暫棲身那復別
男婦

亦或倚山隈蓋棚聊棲止風雨不能禦疾反由
此起

不幸疾臨身親人便棄置飲食無從覓焉得不
長逝

景俗避灾染疾即僱人舁之歸扃戶以去翌
日復僱人往視死則令僱者買棺裝之擡置

荒山、親人不往視、亦不哭泣。

豈謂他人父、舍殮胡不親、直待灾寧後、遍山覓死人。

父死、子亦不視、灾退、赴山覓屍、卜地以葬。我憫被灾民、虔誠為請命、昊天殊高杳、呼之總不應。

灾作時、余建壇三處、每日率屬虔誠祈禱。抑有地毒說、其原出東鑿、遵法慎挖掘、無如總不驗。

地毒之說、出東醫寶鑿、其法以太歲歲合合看、定取方向、擇日掘坑、寬深各數尺、衆官親臨祈禳、灾退、取城外淨土實之。

治疾須良方、方應疾輒變、縱有扁盧醫、恐亦難經驗。

灾疾一日數變、此方甫效、又轉他症、治之往往不及。

可憐父母心、為爾亦良苦、籲地與呼天、究之何所補。

豈盡由天數或亦人事致勸爾被災民從此滌
心慮

毋或恃機械毋或逞強暴人事與天心庶幾能
感念

年年灾疾重日日鹽課迫任爾死亡盡總要辦
溢額

景東連年灾疾死亡不火
私從各井來出沒不一處借問緝私人應向何
方去

景東販私踔徑不下數十處
販私常百十緝役只數名縱與私相遇祇好視
其行

歷任私販拒捕傷差之案不一而足從未辦
理

欲增緝私役緝役須飯食日每數開銷課額已
虧缺

景東每差一役皆計日給盤費

催課急於火索薪勝索逋冬衣已典盡何能兩

相敷

薪貴鹽滯，賠墊實難。

井壞不准修，灶貧不知憐。逃亡已過半，時時遇
趨煎。

鹽井遇壞時，即詳明借項修理，亦在鹽勛內
扣還，不准開銷。本年磨外三井全壞，余賠銀
四百餘兩修復，不能報銷也。
食私已過半，食官竟寥寥。年額已難顧，日日逼
趨銷。

景民食外井私鹽者，十之六七。食本井官鹽
者，十之三四。因私賤官貴也。

將本市鹽賣課足本亦虧，一朝本課墮，叅處又
相隨。

景鹽官先出薪本，給灶煎熬，發販運銷，後始
繳課薪。官又續發下次，往往墮課虧薪。

晨起覽文書，件件催鹽額。撫字與催科，今日講
不得。

昔人云撫字心勞催科政拙余固非能撫字之人然此語今日亦說不去矣

滇鹽聽民銷實惟官問課灶戶獲薪錢不管銷與墮

滇省鹽務新定章程聽民自運自銷不分口岸其實須官先為墊發薪本課仍責之於官灶戶商販反得置身事外

有男不知耕有女不知織終朝打鹽塊賴之覓衣食

灶戶無恒產惟靠煎鹽謀生其鹽煎成用銅盒打成塊約重二兩有奇男女工作夜以繼日其貧至於體無完衣

緝役無人畏緝私須自行官輿甫經過私鹽又充盈

私販往往時衆抗差惟官親至則為斂跡官去又復如故矣

行經景谷圈士習更大變公然回長官私較官鹽賤

余經景谷園士習來見有孝廉徐姓以私賤
官貴民私利食私之語公然自認

興隆出穀鄉馱穀易私鹽鹽只奸民利穀貴病
閭閻

興隆街地接境外各井奸民多馱穀易私回
景售賣本年夏米價驟昂民間請禁馱運然
積習已久無如何矣

本錢無一個賒販亦稱商婦女親赴市日日為
課忙

本城設有四號領鹽辦課然先須賒給三月
後始繳課本並無本錢行店遇銜期婦女擺
攤售賣男子則馱賣各鄉

忽傳令箭至云是提課差國課尚可緩先將使
費來

催鹽課動發令箭未屆期即發甚有課已起
解而今箭猶催者只知為差役營賄並不在
公事也

理訟須問官問官做不得置開兩造人惟爾問

官責

先是按板井大使與景前任王互爭委余及
鎮沅州查辦詳上不提正案反將景東歷前
任不是盡責於余且飭按板稽查景東
徒有做官名不知如看家狗狗受主人憐官只聞
罵口

禳灾疏

今歲夏至後灾疾又作建壇祈禳

竊維景郡灾疾之作、歷數年來、曾無間歲、一
經傳染、相繼死亡、百姓遷移而靡寧、官司援
手而無策、挈家遠避、巷無居人、舍殮誰親、野
多怨鬼、言之酸鼻、見者傷心、豈其氣數之使
然、或亦人事之所致、中位承乏斯土、半載於
茲、不能清心教化、為萬姓召休和、而乃尸位
素餐、致羣黎罹灾沴、責無旁貸、罪有攸歸、用
敢滌慮洗心、建壇祈禱、伏祈

恩施眾庶、罰及一身、

念下民無知、予以自新之路、

廣好生大德、消其現患之灾、俾城鄉悉荷

生成、漢夷咸叨遂復、中位不勝迫切請

命之至、謹疏

貽經書徐炳南安命聽天匾額跋

景郡災疾歷有年所民間見有死鼠輒相嘩災疾將至搬移避之或羣集寺廟男女雜居或倚山蓋棚甘為野處卒之雜居者人多室隘穢氣薰蒸野處者風雨莫禦燠濕交攻因而致疾昇歸待斃是豈盡災疾流行之故實亦人事失調之所致也然自齊民及士紳鮮有明此理者經書徐炳南住居郭外小營庚寅夏災疾復作居民無不遷移余親歷查看炳南獨安處如故詢之

則以從未搬移對余深異焉既而訪知去歲災作時炳南母老適病奉事不離母督之去弗聽也未幾母卒既含殮其舅氏及隣人皆勸之避炳南伏柩泣謂骨肉未寒去將安之有無母之國則可也卒不去亦卒無災疾嗟乎人生惟守分安命以聽天耳至於死生禍福天定之數庸能逃乎數未盡不避亦生數既盡雖避亦死景民之因災而死者皆非安居於家而被疾也率由避災而反致疾而昇歸以斃也炳南惟明乎

五
數之定於天是以趨避之說不得而亂之是可
為景民之避灾者勸曰書以貽

滇鹽論

天下之害去其已甚病民者而已必盡舉而更張之其害轉甚於前如滇省之鹺政是矣滇處天下西南隅省分三迤巡道轄之東迤無鹽東昭二郡皆資鹽於蜀無論矣西南悉產鹽之區西迤之鹽又倍於南西迤之大者為白井琅井黑井其次為安寧阿陋麗江景東之大井磨外南迤之大者為石膏井其次為恩耕報母香源按板皆井之大課之鉅者其他產鹽之地實繁洵少課微難以更僕數也

國初以來釐定成規計引徵課

國無缺額民不擾累豈非有利無害之善政耶後之當事者覲鹽之出甚夥課之可以加益也遂興溢銷之議司其事者從而附和之一變而為門戶鹽計口授食按月責課當事者以是定賞罰司事者以是分優劣民不堪命卒釀剋眼之案中丞初公實理是獄悉取而

更張之聽民自運不分口岸鹽歸之民課責
 於官官不能虐民民亦無從受其虐豈不自
 謂法良意美可以歷久無弊耶迨其後民以
 責在官而走私者衆急公者少官無權而追
 呼因應累歸於已口岸不分而隱射者多官
 私莫辨不數年間墮課而咨賠者有人被議
 者有人甚且下囹圄者亦有人昔之為民病
 者今轉為官病不過民之受害者往往數百
 家官之受害者只於數十人多與寡有間耳

雖然究非立法之善也竊嘗考滇省行鹽舊
 章及一省形勢深思而熟計之白琅之鹽行
 於楚雄大理蒙化永昌順寧永北騰越數郡
 黑井之鹽行於會城武定及迤東之廣西曲
 靖澂江等郡安寧阿陋之鹽行於省城及楚
 雄之左右麗江景東之鹽行於本郡石膏井
 之鹽行於普洱臨安諸郡思耕報香桉板四
 井之鹽行於鎮沅元江雲州緬寧及夷方其
 餘小井附近行銷各無防碍廣南距本省產

鹽窵遠向食粵鹽其易粵鹽也以本省銅勦
至粵東供其鼓鑄易鹽而返計民食而征其
課便且善也既而粵之奸商請運鹽以易銅
大吏利之遂更舊章夫人請莫不好逸而惡
勞今反予人以逸而自任其勞此其中必有
大欲存焉奈何率舉而從之乎自是粵鹽之
來且數倍焉假易銅之名為銷私之計民利
其賤舍官食私而廣南之鹽病矣不寧惟是
開化之河口四汎界連陵趾滇之邊要號為

四大汎今則名為防邊實盡漁陵鹽之利而
縱以入校私遂踰開化而充斥於臨安以西
而臨開諸郡之鹽病矣普洱之石膏井名為
天生鹽鑿山而取自成為塊質淨味濃無煩
煎熬盈山充壑不可數計以其取之不盡也
官私肆行遠邇充斥外而各夷方內而雲緬
昔為恩按四井行銷之地者今則盡為所斥
而四井之鹽病矣恩按四井與景東毗連不
能行於向所行之地遂賤價而售之景景之

民不惟利其賤而食之且從而販運之於是
景地之私鹽殆遍而景東之鹽又病矣白琅
行銷之地私無從入黑井兼以源興永濟名
為鹽膠與天生鹽無異多且倍之曲靖以西
川私不至首郡居民多於外郡數十百倍是
以暢行歲辦課二十萬有奇洋洋乎大觀也
哉然辦之順而易者只三數處逆而難者且
十餘井其故何也鹽之出無窮食鹽之人有
數彼盈必致此縮理之一定也鹽多商富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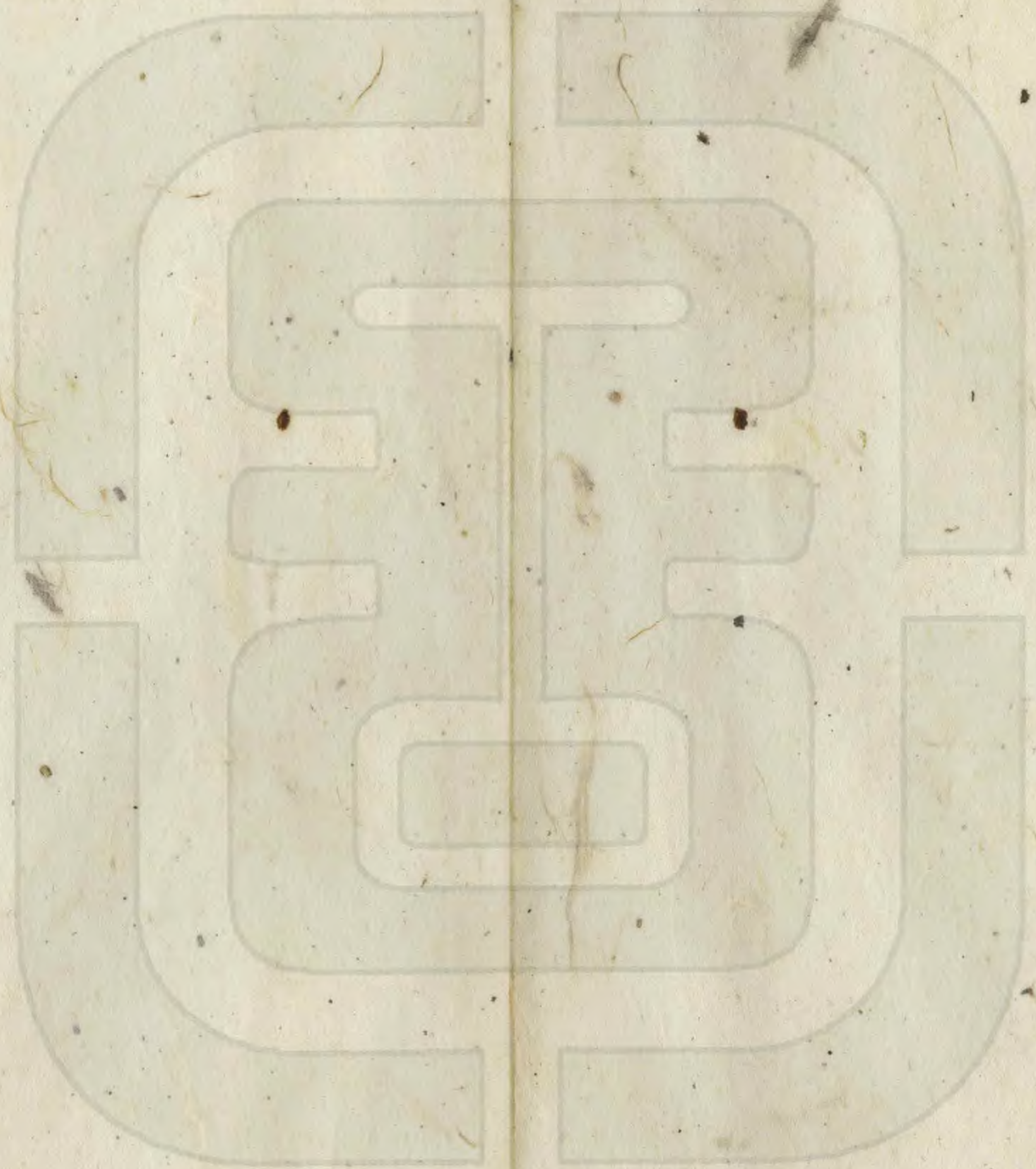
能運遠鹽少灶貧坐守待售其事不同也多
且富者每賤價以奪人之利少而貧者高其
價則人不售少其價則額不敷其勢又不同
也今必舉而一之曰彼何以溢爾何以缺是
何異凶歲而饑民曰人何以飽爾何以不飽
嗟乎不問其得食不得食而徒責以飽不飽
是豈近情之論耶滇之鹽法灶自煎之灶自
售之官給引而督其課景東不然景無商灶
皆赤貧灶以鹽交官而索其值謂之發薪官

收自售以半輸課以半重復發薪鹽一不行則課與薪俱無而灶停煎或走私馬不能禁也故鹽日益墮則薪日益缺而鹽亦日益少雖有暢行時額已不敷矣事當無可措手之時任其一焉亦已難矣况買與賣專責之一人安得不日弊且壞乎而當事者不問也灶戶逃亡曰曷招徠鹽斤不足曰趨趨煎額課不敷曰曷趨銷至於井被水冲曰爾自籌脩灶被火焚曰爾自籌賑一切俱責之司井之

員而不一為之計及課額稍缺則叅欠隨之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錢糧

國家之正供也然必計其歲之所入而量征焉遇有水旱凶災尚從而緩之蠲之今有素封之家僅足自給一旦或為豪強所凌或為盜賊所劫水旱所災已不聊生訴之於官官不為理及其催科則敲扑而不少貸其人惟有逃亡與死耳今日之鹽何以異是然則如之何而後可之民食鹽有數也

國之征歛有經也。辦之順而易者存之課無患。
缺民不淡食也。逆而難者悉舉而封閉之。為
國家儲不盡之藏。為斯民蓄久遠之利。設事
有變更。則舉封閉者以濟之。是或一永久有
利無害之至計也。然而非吏之^未所敢議也。



金生傳

金生名頂，南方望族。其先世以三品貢於夏后，其後累葉繁衍，與貂紫並貴。然皆相附而顯，未有出人頭地者。我

國家因其家世貴且重，從而尊寵之。金氏之族，遂遍天下。其顯者或以詞翰黼黻皇猷，或以才華佐理政治，或任民社，或司講鐸，或分理鹽捕庶務。其隱而未仕者，咸聚徒而教授焉。位不過中士，下士，然上而

朝廷禮樂文章，兵農錢穀教化政令，下而民間

戶婚土田，及一詞一訟，非金氏莫能理。王公

大吏遇事則諮詢焉。得^生一言而定，微生則不

知所從。故金氏於天下以功重，不以位顯也。

余弱冠領鄉薦，與生訂交。始余由詞館改縣

令，生曰：「內外雖殊，報稱則一。子其勉之。」繼而

歷軍務，督銅運，難險備嘗，且數瀕於死。生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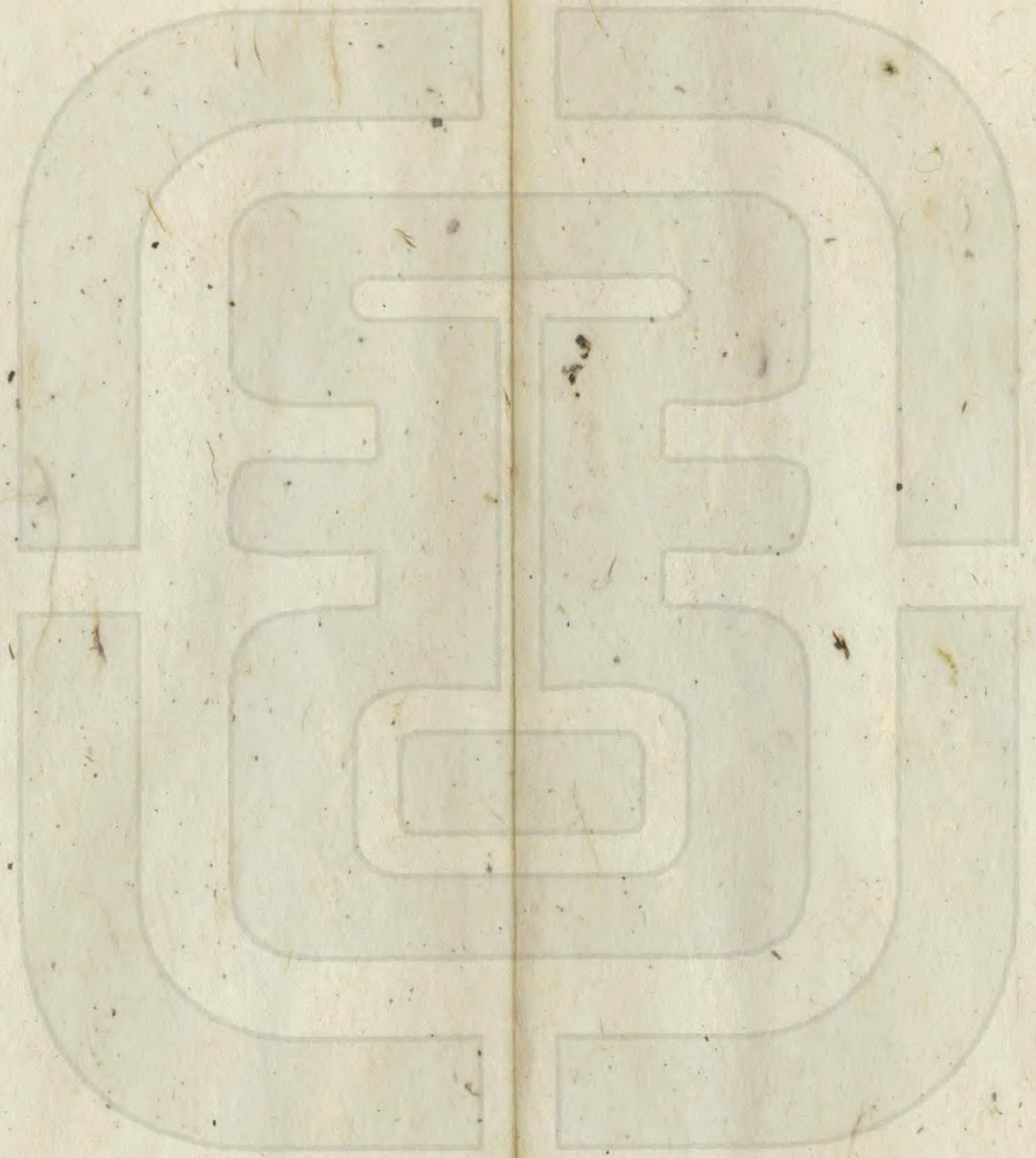
「焉知非福？」子姑耐之。既而與世齟齬，困躓益

甚，頗抑鬱焉。生曰：「不經盤根錯節，不足以別

利器且窮達有命憤將奚益嗟乎惟生能知
 余故余與生交益久而逾密也金生之言曰
 吾之交滿天下矣有十數年者焉有數年或
 不數年者焉其人或卓然傑出不可屈抑或
 練達世情或捷於酌應所謂多財者善賈捷
 足者先登吾所以不久而去也若子之迂且
 拙不達世故安於時命與吾適相宜故交亦
 最久耳雖然吾於子大有功焉子不知也子
 之執拗亦已甚矣圓柄方鑿以求濟焉其奚
 能乎改行易轍又子所不為太阿利器也不
 善藏之非折則缺子非吾安知不早折與缺
 乎余聞而深佩焉余與生交三十餘年今將
 垂暮方樂與生結百年歡辛卯春余有鎮沅
 之

命生忽舍我而去余曰生何棄我之甚也生曰
 人生遇合皆以緣緣盡則散子知之久矣曷
 予責乎吾願子益清其心勵其操卑以自牧
 虛而能容則吾雖去猶弗去也又何必白頭

相守乃謂之不渝也。余聞而悵然既而思之，
至言哉。吾願守生之言而終身不贊也。吾又
不知今之據高位居顯要者之曾聞金生數
言焉否也。



代辦車里土宣慰刀太康叛降緬甸紀畧
刀太康車里土宣慰刀繩武之猶父也先是
繩武父卒繩武年幼不能任事故以太康撫
孤代辦所管內外五十三猛幅頓數千里居然
一大國既而繩武長城成太康據職不讓繩武
奔思茅以訴滇之大吏委思茅守及遊擊將
軍送繩武回諭太康還職太康雖去職而據
地如故且陰有圖繩武之志繩武覺之逃竄
入緬復由緬潛歸思茅思茅守知太康難以

復馴厚其廩糧慰留繩武不敢問太康也太
康既以霸奪得罪懼誅討之及而無所容遂
乞降緬甸為自固計緬藩授以九江王偽職
居然割據一方者十餘年於茲矣滇之大吏
置若罔聞夫春秋之義首嚴誅亂太康奪其
姪之地而叛以入緬是不惟刀氏之賊子抑
亦

國家之亂臣也為大吏者如以斯職應易以太
康則當奏請

天子予之

勅命送繩武還諭使給養以終可也如以斯職

仍應歸繩武則當明正太康之罪或誅或逐

舉江內外之地還之繩武可也奈何置而不

問使得盤踞江外居然敵國跋躓滋事端也

非不計及也懼台過勞也

是豈非計之大左哉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

之子曰夷狄知有君君臣之義不以中外異

也為

國家計者惟當明太康不可不誅之罪上告

天子並諭緬藩曰

天朝有叛臣某投入貴邦貴邦授以王爵此計

之大謬也容

天朝之叛臣而予以顯秩設

大皇帝一朝震怒貴邦數百年翊戴之誠不盡棄

乎今與貴邦約本部堂將問罪於太康務在

必誅以為不臣者鑒貴邦尚體公惡之義截

其後路無使竄逸儻能擒獲以獻本部堂定

以協拿之功上聞

天子優加獎賚較之受叛臣降附孰得而孰失乎
今本部堂定於某月日飭令鎮將某率領弁
兵過江擒拿只在得太康一人而止並不驚
擾地方貴邦務先誠諭邊地頭目居民各安
生業毋或恐怖如此辦理未必遂啟邊釁也
奈何舍此不圖傳曰毋使滋蔓蔓難除也今
太康又以截留南掌貢物見告矣杞人之憂
或非盡屬無謂乎

紀夷

子輿氏曰用夏變夷此千古不易之論也吾以為是說也謂納之於詩書禮樂之中教之以君臣父子之義道之以衣冠文物交際揖讓之節則可矣若夫秉彛之良常存而不失固有之性率由而無偽則漢之不如夷也遠甚己丑秋余權守開南六詔時蒙氏東嶽地也舊俗守出逃夷人趨事郡西南百二十里曰猛統巡檢分理焉中六十里曰雀山汎官之哨地也余自猛統

旋郡啟行之晨夷人咸集昇輿者挽緯者背者負者爭相趨赴若恐後焉三十里為箐口塘遙見夷人百十為羣若男若女若壯若幼簞食壺漿待於路見官輿至爭相告語舉手作招狀比至則夷之堂家餉行人者也余停輿待之婦餉其夫弟餉其兄子若女餉其父語聲嘈雜喃喃不可辨意勸其加餐也又分其食羣相推讓意其為隣里戚友也食畢趨事咸注目送之躑躅語意囑其早歸也余固已心焉異之又三十里

至雀山前途夷人遙集以俟未至二三里趨而
前昇者代昇挽者代挽背負者代其背且負余
因之重有感焉世道之衰也骨肉之恩薄而閭
墻交謫之事興矣友戚之誼踈而簞食豆羹之
讓息矣知有己不知有人則見利趨而遇事諉
矣孰若彼夷之提携載道猶是古人行役室家
相勞之遺飲食相推猶是古人任郵敦睦之誼
踴躍赴公則勿亟子來之誠不是過也自改土
歸流後夷日以少漢日以多澆漓之風熾而淳
樸之俗亡如吾之所見不過存什一於千百耳
可慨也夫

空心石記

昔人如蘇東坡、米元章，俱有石癖。至今繪炙人口，近世諸駁男、宋牧仲，各有石譜，所誌異石，紋理天成，怪怪竒竒，不可思議，斯亦竒矣。然僅可蓄之晶盤，作案頭賞玩，而不適於用。又且求之諸方，積之數年，始克聚焉。若夫萃於一處，毋須他求，且不徒形之竒，色之古，足供清翫，天然空其中，可作瓶盃，不更竒乎？余於癸巳之春，攝篆恩樂邑之西十餘里山，產異石，皆空其腹。土人名之空心石。官斯土者，率取而琢磨之，以供案頭蓄水養花之用。然往往毀天然之形質，就意中之規矩，而石之本來盡失，無足觀矣。余始於劉筆山案頭見之，竊嘆造物生物之巧，而惜其販於人事之拙也。逾月，土人以石來獻，擇之得十餘枚。大者徑七八寸，其次如碗，如拳，其小者如胡桃，如雀卵，持而搖之，空空然，內有泥如丸，擊石作聲，清越如鈴柝。細審其向背上下，於石頂鑿小孔，洞腹注水，畧加洗刮，不施琢磨，存其

天也。並為之記。非敢與古人爭奇。亦聊以紀斯
石之異云爾。



雜記

孔雀產深山密箐中，其伏卵處，啣蛇蝎各毒蟲，布巢四週，毒不可近。樵夫牧豎探得其處，潛取卵歸，附雞伏之。雞較雞雖微大，亦能自飲啄，並捕草蟲飼之。逾年，大如其母。又逾年，尾長成文，彩始備，宿必高處。每去遠，聞雞喚聲，即飛回，如依其母，與人相習，較雞尤馴。

敲柳鳥，鳴必四聲，聯若貫珠。如擊柝，然晝伏夜鳴，達曙始止。土人又呼為恨雀，相傳昔有人久

出不歸，一多反，妻已寢，聞夫喚門聲，喜極不暇衣，亟為啟扉，夫怒詈之，妻懷恨自縊，化為此鳥。故其鳴曰：狠心哥哥，鳥無羽毛，見者不祥。

擺夷雞，毛色似家雞，腿脰極短，身亦較小。產山中，土人捕獲，多送寺廟養之，必畜於家者，其鳴聲髣髴阿彌陀佛云。

山蟹，即蟹也。產深山箐溝中，甲堅硬如鐵，非力椎不破。大者如盤，藏石罅內，人不得見，能吐氣作瘴。土人呼為螃蟹瘴，中之者不⁺不存一二。

波羅蜜大如椀而長，生土中，上有葉叢生，尖長
徑七八寸，極厚，邊如鋸齒，果微黃色，皮如鱗甲，
嗅之作蜜香，土人寶之，外人不可食，食多中瘴，
雞嗉菓樹如楮，葉粗厚似錯，用拭竹本^木極光細，
不華而實，纍纍^垂樹根大如荔，色作金黃，饑歲土
人用以代糧。

水蕨粗逾將指，食之微有蕨味，蕨之大者為薇，
亦未聞若是之^大，蓋另是一種，土人因其似蕨，故
以水蕨名之云。

鱗子花梗粗如箸，高約二尺，葉尖長，蕊細如粟
花四瓣，金紅色，十六蕊聚成一朵，同時開，如以
珠攢成者，極繁盛，春夏秋俱有花，性喜熱，亦可
子種。

石峯丹形如小白菜，生岩石上，極治風濕，民間
亦有種者，然不如自生之佳，以糯米同蒸收藏
備用。

佛桑花樹葉俱如桑，枝條柔軟，花大如拳，極繁
盛，有深紅淺紅兩種，四季常開，惜無香耳。

攀枝花樹高五六丈春依花如椀深紅五瓣厚
如錢實大如拳熟時實自開飛絮蔽天如雪土
人用以代棉

紫膠樹大十餘圍高六七丈葉小而厚膠生枝
上凝結如松脂紅黃色以火炙之即融成膠用
粘玉石牢如生成但見火即化耳

實心竹大小兩種大者圍一二寸小者如指如
箸心皆實皮細而質堅大者用以舁物能任重
小者作諸器及箸較常竹光細堅牢亦有斑如

湘妃竹者然不可多得

空心石產邑西北山中大者徑七八寸其次如
椀如拳小者如胡桃如雀卵色似猪肝質堅且
細光潤異常用作瓶盂蓄水不壞形質天然紋
理細密余另有記真奇物也

低頭草未詳形狀生深山中午日夷婦羣往覓
獲此草以細竹擊之問尔低頭否隨擊隨問視
其杪垂始去翌日視之杪不復伸採而藏之以
食男子中其毒者懼內如虎惟婦所為不敢問

矣

山碓。碓設於山坳之間，仍資水力。製法於山間作溝，引水入之，而陡其勢於溝口，置車迎溜。車軸橫置二木，作十字形。當碓尾，車轉則橫木運動。墜碓尾，使舂車左右各置碓一，中隔以板。水不能濺入。又一法不用車，以碓尾橫當溝口。尾較常寬長，斲而空之，迎溜受水。水滿則尾重下垂，而碓起。水傾盡則舂碓身亦隔以板，以避濺。工較車省，然不能如車之速。古詩云：山碓水能

舂，蓋指此也。

夷般船長，不過六尺，寬二尺，整木剡成，可容三人。夏秋水泛，撐以渡水。秋成後，舁置室中，貯稻梁，可代筐櫃。一物二用，亦巧思也。

竹溜。山中出泉處，以竹迎水，層遞而過，使達於厨。注於缸，滿則聽其溢，取用不竭。灌田亦然。杜詩所謂竹溜引山泉是也。

緬椀子。樹高丈餘，葉尖長，徑五六寸，深綠而厚，花成垂，每垂數十朵，以次開謝，可經三月之久。

花似梔子而微小，純白黃蕊，瓣五極厚，如玉琢成，香聞數里。

樹葱業生樹了間，粗不及箸，長約三寸，中實而堅，色嫩綠，不近水土，亦可長活，以小磁盆蓄置案頭，極堪娛目。

風蘭以繩吊簷下，不近水土，自然發生，種類不一，土人皆以風蘭呼之。有花似蘭而微小，有香者，有開圓白小花成串者，一種最奇者，葉只五六片，短濶而厚，不叢生，生必於高樹之杪，根沾

極牢，取之甚難。花時一莖特出，長倍於葉，花粉紅雜紫藍色，蕊黃如榆錢，大密布莖，四週如剪絲，繁成者，開經月始凋。

鹿啣草叢生山澤間，長不踰尺，葉如五銖錢，大深綠而厚，背紫者尤佳。土人呼為紫背鹿啣草，治風濕，熬成膏入藥，尤效。蜜哆囉樹極大，垂蔭及畝，果如五升囊，皮青色，粗皺，拊之微覺刺手，穰白色，作蜜香。土人極貴重，果值錢百餘，惟夷地之極熱處，偶有一二株。

不可多得。

馬鬃果樹亦極高，果如胡桃大，纍纍生樹了間，紅色，嗅之無味，剖之蚊蚋滿其中，見風即紛飛，螫人，蓋毒物也。

斷腸草，細不及箸之半，長二三寸不等，頭細如身，足六而長，形色若枯枝，挑之則動而走，不挑不知其為蟲也，附草際，牛馬誤食之立死，蓋蟲類之最毒者。

